

时代作家文库

# 十万元贷款

沐惠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十万元贷款

沐 惠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万元贷款 / 沐崽 著 ·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2000.5**

**ISBN 7-5059-3251-9**

**I . 十 … II . 沐 …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5703 号**

---

<b>书名</b>	<b>十万元贷款</b>
<b>作者</b>	<b>沐 崔</b>
<b>出版</b>	<b>中国文联出版社</b>
<b>发行</b>	<b>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b>
<b>地址</b>	<b>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b>
<b>经销</b>	<b>全国新华书店</b>
<b>责任编辑</b>	<b>尹龙元</b>
<b>封面设计</b>	<b>刘显中</b>
<b>印 刷</b>	<b>北京图文印刷厂</b>
<b>开 本</b>	<b>850 × 1168 1/32</b>
<b>字 数</b>	<b>135 千字</b>
<b>印 张</b>	<b>5.75</b>
<b>版 次</b>	<b>200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b>
<b>印 数</b>	<b>0001-3000 册</b>
<b>书 号</b>	<b>ISBN 7-5059-3251-9/I · 2461</b>
<b>总 定 价</b>	<b>240.00 元</b>
<b>定 价</b>	<b>15.00 元</b>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 开 篇

裴原旺当了十五年副镇长。十五年来他扎根在这片黄土地上，送走了七任镇长，九任书记。

十五年前，刚满四十岁的裴原旺在梦园人民公社划分为和陆镇与梦园乡两级政府时，他当上了副镇长。他的同龄人非常羡慕他。他毕业于省城最高学府，在学校是位顶呱呱的高材生。他是在全国提拔知识分子大潮中提拔上来的。那时提拔干部有两条标准：政审与学历同时衡量。裴原旺是贫下中农的后代，又是本单位的先进工作者，历史清白。两者全都具备。落实与提拔的负责人大多是从文革中走过来的老革命，谁也怕犯错误，谁也不敢往自己头上加罪状，一切都按中央政策认认真真地在下面工作着。裴原旺没有认识一个人，没有花费一分钱，轻而易举地走上了副镇长的岗位。

人民公社改为乡镇，全县增加了八个乡镇级政府。领导班子很快就配备齐全，一个乡二正四副。几年过去了，情况完全不同，随着新时代的来临，人们渐渐懂得人情世故。关系网逐步在各级政府中形成，一个乡镇二正十五六名副职，还有的二正二十多名副职。你提一个，我也要拉一个。子女提过，提侄儿，侄儿提过提外甥，亲戚无能提朋友，提同学，一级赛一级，谁也不甘落后，人人都是提拔能手。

人民公社刚改为乡镇，一个大院十多名行政干部。他们起早贪黑在下面忙忙碌碌，实行土地下户，带领贫寒的村民们想方设法脱贫致富奔小康。后来，随着人员的增多，机构的设立，一个

大院住不下，又修一院，三层楼住不下，修五层总可以了吧！这还不行，新组建的单位都想讲阔气。派出所首先另立门户，利用手中的职权，要人力，要财力，百万元一座四层洋楼房，半院小车库，占去四亩多土地的豪华庭院座落在山沟里，一辆又一辆的警车从省城开了回来。六七个人的派出所人均一辆半。每天晚上把一个山沟小镇吵闹得无法安宁，好象每天都有要案发生似的。

现在乡镇所在地的地盘逐渐少了，人却逐渐增多。经联社、企业总公司、法庭、派出所、国税所、地税所、工商所、保险所、工商营业所、信用社、建行中心所、中行储蓄所，近几年，几十亩肥沃的梯田建成了一条街，一个镇政府所在地的管理人员超过了一个自然村的村民。以前，全镇平均三千人养活一个吃官税的人，现在一个镇平均不到四十人。裴原旺所在的县只有二十八人养活一个吃官税的闲杂人员。这还不包括治安队员与各级政府雇用的那些编外人员。

裴原旺当上副镇长并不感到自豪、感到满足。成群结队的管理人员，有部分还是他的学生，并且都是些在学校时的差等生。现在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谈工作，他有时也能够理解，单位多了，人也就相应地多了，自己一个人是不能够全干的。可他有一点不能够自信，人多了自己却失去了尊敬，他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无能。他知道除了书记、镇长二位正职人们是尊敬的，其余副职在这群年轻的管理人员的眼里是没有地位的，就连企业总公司与村干部们也看不起他们。

裴原旺多年纯洁的心灵被扭曲，他一心想当镇长，做梦也想把“副”字从自己姓名后面删除掉。他有过野心：镇长、书记、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他理想可是很大的。裴原旺对自己的理想充满着幻想，他想第一任镇长调离后他就可以当镇长，他的理由是在镇政府大楼，他的学历最高。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一任又一任镇长、书记调来了，一任又一任提拔高飞。有的来了屁股还没有坐热就离开了，他们的工作都在口头上，从来不去深入调查落实，全凭下面虚假的汇报，他认为他们全都是空中飞的人。

裴原旺经常想不通，为什么来一任领导都是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吹上一大堆，让老百姓吃上点苦头，他们就扬长而去，越升越高。自己辛辛苦苦干了十五年，头发也白了连个镇长也捞不上。他常常怀疑自己的档案被人事局丢掉了，要不组织部怎会遗忘了自己呢？他左等右等，整整等了十五个年头。他老是想，当镇长和那时候当副镇长一样，组织部按档案材料提拔。他每天钻在大山里，今天这个村，明天那个村，天天做着实际的工作。

他并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并不知道时代变了，以前提拔他的负责人全都退居了。新领导有了新手碗，现在官大官小，一把手都是土皇帝。土皇帝离他太远，也太陌生。土皇帝现在是凭感觉，凭印象把手中那一顶一顶的乌纱帽扣在离自己最近、印象最深的人头上。他每天奔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上，整天幻想着某一天，突然接到当镇长的公函。或者有一天他正在村里落实工作，书记派来镇上的小车把自己拉回镇政府，县组织部来了位科长或者一般人员在全体行政干部大会上大声地宣读着任命他为镇长的公函。一双双羡慕的目光投向他。从此，人们见了他就不敢和他说高兴话或者取笑他。他也要把驼了的背向上挺一挺，脸上永保严肃的表情，他要注意形象与口语，他要把在大学学到的知识全用在口语上，无论讲话或者谈话都要咬文嚼字，不能轻易从自己口中说出一般的话语。

裴原旺的幻想总归幻想，一次又一次宣读没有他，走一任来一任。他的梦想渐渐从心里，从脑里消失了。他不敢再幻想，他知道自己的年龄大了，年轻化渐渐离他远去。岁数的增长，使他

心里无法平静，他越是接近退休年龄他心里想当镇长的欲火就越燃越旺。他想哪怕让他当上半年或者一年，提前让他退休他都没有意见。他知道当半年镇长就意味着什么：待遇不同、名誉不同，以后人们见了面提起来，他也感到是光荣的。他当过镇长，决不能当一辈子副镇长。他每年都在衡量着自己的功与过，他桌面上的几个笔记本全记满了他十五年来的功劳，他觉得自己当镇长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 目 录

开 篇 .....	1
第一章 十五年的印象 .....	1
第二章 求官的奥妙 .....	12
第三章 十万元活动经费 .....	31
第四章 褚小姐挣钱的绝妙 .....	48
第五章 巧设酒宴 更换合同 .....	55
第六章 突然醒悟 后悔莫及 .....	58
第七章 乞求保安 门卫过夜 .....	66
第八章 接电报 发怒气 .....	74
第九章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	82
第十章 假做证明 钓鱼上钩 .....	101
第十一章 不择手段 追回全部货款 .....	110
第十二章 十万元贷款 .....	116
第十三章 裴原旺的葬礼 .....	119
第十四章 办丧事 心存鬼胎 .....	125
第十五章 两张照片 引出的谎言 .....	129
第十六章 三条人命归天 两人思想转变 .....	143
第十七章 公费旅游 培养感情基础 .....	153
第十八章 人面兽心 .....	161
第十九章 改名换姓 结婚辞职 .....	173

## 第一章、十五年的印象

裴原旺刚当上副镇长分管文教工作，那时候他年青能干，再加上他有一股倔强劲。他确实为镇上做了几件大事情。也为镇长、书记的提拔高升奠定了一定的政治资本。

那时，他见派出所六、七个人一座漂亮的办公楼修建起来，他就不服气。他向书记、镇长请示修建中学。他想老百姓有钱，他们既然能给派出所上百万元的建楼款还有几十万元的购车钱，难道说给自己的子孙建所学校就舍不得出钱吗？难道就让一个中学，一两千名青年住在两座破庙里，继续在那光线暗淡的大殿里去学习知识吗？

他的请示没有得到批准，他那倔强劲不服输，三天二头蹲在书记、镇长办公室左说右劝。书记、镇长见他是位倔强人，又是本土本乡长大的人，只好勉强依了他。他的请示得到批准后，他那股热情劲真是无法形容得出来，他不分昼夜地奔波在筹建教学楼的工作中。半年过去了，大大出乎他的预料，全镇集资款还不到预算的百分之四十。他的倔强劲又一次发作，他拿着镇政府的公文领着几个筹建组的人员一个一个村去贯彻，他自以为是本土本乡长大的人，没有一位村长，一位企业领导者不给他面子，他

们走东岭转西腰，有时在一个村就住上几天，他想无论如何也得把款集资上。

这一年正好乡镇税务所刚成立（当时国、地还没有分家，后来分家后又集资修建一座楼）税务所也在下面集资修建办公楼。税务所所长是他大学毕业后第一批带出来的高中毕业生，他学习成绩很一般，可他有位快退休的父亲，毕业后就到税务局接替了他父亲的工作，几年后各乡镇成立税务所，他混上了所长的宝座。

有一天，裴原旺他们来到一家化工厂，化工厂厂长热情接待了他们，并拿出几张公文，全是要款通知单。厂长诉着苦：“裴镇长，人家不了解吧！有情可说，你是咱本镇人，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厂的效益吧，你应当给予照顾才是。今天刚准备了一万元，明天人家税务所吴所长要来拿的，我们怎敢不先给人家，并且吴所长答应给我减免半年税款呢！建中学是件好事，可我们眼下也拿不出那么多款，是否企业效益好些再作考虑？”裴原旺一听说税务所要集资修楼房就生气。春天成立税务所，镇政府把原来的两层小楼十多间房子腾出来让他们无偿占用。他们五六个人又修什么大楼，真是乱起哄。一气之下发了几句牢骚。第二天下午，吴所长找上门对着很多村民臭骂了他一顿。裴原旺知道他在学校就是个无赖的学生，这几年在城里吃、喝、嫖、赌那一样不会，并且还结交了社会上一些地痞流氓。心中怒气冲冲想与他讲理，可他不敢想象后果是多么的可怕。这是他亲手带了三年的学生，现在站在面前拍桌子瞪眼睛，满嘴脏话，骂得自己祖宗八代都抬不起头。这样的学生还懂什么“道德”二字，就凭带你三年课你也该给个面子吧！裴原旺想不通。可就是这样的人，半年后两层小洋楼盖了起来。国、地税务局分家时竟调回城里当上了地税局副局长。自己还是副镇长。

经过两年的努力，一座五层教学大楼盖了起来，裴原旺却瘦了几十斤。镇长来工地看过一次，书记从来没有过问过。剪彩那天，县里领导，市里领导都来了。豪华小轿车就有上百辆。镇长、书记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稿捉，他们在上面天花乱坠地大讲特讲。市长、市委书记左表扬右表扬。电视台，新闻记者先后来采访书记、镇长，就连省报上登的文章也是书记、镇长怎样带领一班人为山区子女建学校流血流汗，没有一句提到他裴原旺。谁也没有来问一问他裴原旺楼是怎么建起来的，又是怎样想出来要建这所学校的。省领导也来视察过。镇书记一步登天调回县委大楼当上了分管文教的副书记，镇长也跑到城关镇当上了镇党委书记。新领导调来了，他还是老样子。剪彩合影照片行政秘书给了他一张，他仔细辨认了几分钟才看见最后一排有一个人头有点面熟，又仔细看了看才觉得象自己瘦小的头颅。

和陆镇从此出了名，后来一任又一任调来的领导都认为这是一块风水宝地，都想来这里搞出个名堂，一步登天。

—

王书记从城关镇副镇长的岗位上调来当镇党委书记。看他的样子野心可大呢？他一心想为老百姓办件实事，为自己腾飞捞点政治资本。他召开全镇人民代表大会，号召每人种一亩红果树。他是在城里的街上见到处卖的是酸汁饮料，他幻想种红果树办饮料厂，带领全镇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他知道裴原旺是本镇人，他调换了裴原旺的分管工作，裴原旺分管起农业，成了主管农业的镇长，让他到每个村去落实种植红果树的种植情况。

王书记是位能人，他在信用社贷了上百万元的款，去外地购

回红果苗。外地商贩每株给他一角钱回扣，他一次性就挣了几万元。每人一亩，不折不扣。信用社派人跟着裴原旺一户一户去分解贷款，按红果苗计价填写贷款单。上百万元的贷款随着上百车红果苗的到来按人头分了下去。有的村不执行，裴原旺就号召党员、团员带头；有的村领导不积极就地免职，就地任命；有的反抗打电话通知派出所，经过软硬兼施，四万五千亩红果树绿油油长成一片又一片。书记请来电视台、报社记者，一篇又一篇大报小报进行宣传，省、市电视台也用不同形式歌功颂德。第二年年底王书记调县农业局当了局长。

## 二

刘书记调来了，他也是位赶时髦的开拓型领导者。他召开全镇动员大会，要求每人种一亩烟叶。他从外省请来几百名技术员派到各村。他也学着王书记的做法，先从信用社贷款，自己收上回扣。让裴原旺等人按每人每户去分解去落实。秋后三万八千亩烟叶长势喜人。第三年满坡满沟红果红成一片，冬天下了三天三夜一场大雪，尽管雪下了两尺多厚，但还是覆盖不住那熟透的红果。没有销路，人们也懒于去收，一颗颗随西北风抖落在地面上，一层又一层霉烂起来。利息在增长，红果在霉烂，人们的心里都在骂着裴原旺，谁也没有人骂王书记，好象这都是他裴原旺一个人的罪过。这一年冬天和第二年春天，他走到哪里，哪里都是怨声载道，他不敢一个人下去工作。

刘书记没有调走，他跑到省卷烟厂签订了合同，一车车烟叶拉出了山沟，人们的怨气才减去了一半。都对他裴原旺的信用度才增加了一寸。他才又出现在山山岭岭，村边地头。

第二年年底刘书记也调走了，省里的卷烟厂终止了合同，老百姓又遭受了很大损失。

### 三

史书记调来了，史书记经过调查，发动全镇人民砍光了红果树。他在全镇大会上还骂了王书记和刘书记，说他们是给老百姓制造罪过的人。他这么一骂感动了老实的山民，人们一个个盼望着这位新领导能给大伙想出一条致富的好道路。

史书记能吹也敢瞎干，他也学着王书记 刘书记的做法先从信用社贷了大笔款从外地购回一批“山竽树苗”，他在动员大会上大讲特讲这是多么珍贵的药材，这里的山地适合种，每斤卖几百元，次品也卖七八十元，每亩收入上万元。把山沟里没有见过世面的山民们高兴地睡不着觉。有几个精明的人不愿再上当，后来见人们都种植，也怕掉了队富不起来，赶紧补种上。

史书记调走了，老百姓信用社的利息被烟叶款顶替了，本钱分文没有还。全镇没有一户不欠款，山竽也象红果树一样，秋天红成一片，随风飘落、霉烂。

### 四

史书记调走后，又来了位李书记，李书记要求大家发展苹果园。他带领各村书记、村长跑山东转陕西进行全面考察。回来后也学着贷款，购回了大批苹果树苗，由于村书记、村长的自发宣传，山民们积极性很高。裴原旺和信贷员一村又一村开始去抓落

实。三年后苹果大丰收，两角钱拉到城里没人要，品种不好，不是新品种。苹果一堆又一堆被风吹，被日晒，被氧化霉烂。山民们瞪着两只眼看着一堆堆苹果成了粪。

李书记在苹果没有挂果就调走了，山沟里人穷怕了，都想盼望着来位好领导，带领大伙奔小康。可是一任又一任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没有稳定性，造成的损失谁也没有人责任，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 五

靳书记来了，靳书记是位实干家。他经过再三考察、验证，他要求全镇人民种桑树，发展养蚕业。他不强迫，他不学他们的做法，贷款得回扣。他在镇上办起了缫丝厂，第一年有部分人听了靳书记的话勉强种了桑树，他请来技术员。两年过去了，种桑树的家户都养起了蚕，紧张一个月就能收入几百元，一年紧张两个月（春蚕、秋蚕）就能挣上千元钱。这样坐在家中快速致富引起了山民们极大兴趣。一户户自发地种起了桑树，家家户户都养起了蚕，一年两季蚕成了全镇人民固定的收入。人们从心里感谢这位靳书记，感谢裴原旺。靳书记在修建缫丝厂贪污受贿五千元，被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回家了。

## 六

高书记上任了，他要求全镇人民搞大棚蔬菜……

裴原旺一天天看着镇上的变化，一年又一年增添着新的皱

纹。副镇长永远是副镇长，全镇从小孩到大人没有一位不认识他裴原旺。好事也是他，坏事也是他，感谢也是他，咒骂也是他。老百姓骂来骂去还是相信他，每位领导来了也依靠他。他本人也不怕累，只要是让老百姓发家致富的事他都认真去贯彻落实。他成了山民们的红娘，义务调解的主任，落实政策的执行者。

他心中别扭起来，一任接一任都当上了镇长没有他的份，和陆镇与梦园乡，和他一起提拔起来的七位副书记，十一位副乡镇长都先后到外乡镇当上了一把手，有的连升几次，却始终没有他的份。

## 七

他想不通，去年调工业局当局长的王小抓，他懂什么，还不是凭他父亲在外县当书记，他能当上镇书记吗？三十刚出头，书生气还没有脱竟就当上了局长。还有那邵林，他懂什么，三十多岁不说，高中毕业花钱买了个文凭，给县长开了两年专车，干也转了，还来当镇长，狗屁不通，讲个话两眼死死盯着讲话稿，一句通顺的话也读不出来，脸红脖子粗还当镇长呢？这样的人也配当领导吗？可人家就是能，三年三个台阶，镇长、书记、乡镇局局长，飞了。你说人家能不能。还有前几年到劳动局当局长的赵进锋，你说他长得五大三粗，每天光知道喝酒睡觉，一点工作责任心都没有。看派头可不错，大高个子，穿得挺气派，不了解的人还真有点吓一跳，了解的人都认为他是一台造粪机器。可人家是市人大赵主任的四儿子，你能怎么说。还有很多人都拍人家的马屁呢？书记、镇长老远看见人家就打招呼，上面来了人每次都叫人家去陪桌喝酒，边吃边聊。自己呢？工作冲锋在前，书记、

镇长吃饭时见了面低着头理都不理，上面来了人从来也没有人让自己去陪过桌。人都是贱骨头，谁让自己老子没有本事呢？自己的想法也不大，临退休当上一届正镇长退休后也光荣光荣。

## 八

裴原旺五十岁时心里就发慌，他忍受着心中的欲望，等待着上面慈善的到来。又五年过去了，再有几年就要退下来。慈善迟迟没有到来，他看着一个个来来去去，快快乐乐的行政官员们，脑里的气就要冲出脑门，心里的烦躁就象一颗地雷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他的情绪非常坏，就象五黄六月的天气，随时都会有狂风暴雨。已经十五个年头了，他没有一年不在盼望着当镇长。他每天从一楼迈上二楼时，他都要站在楼梯口静静地望一望镇长、书记那宽大明亮的办公室。他一步也不想往三楼迈去，虽然只隔一层，房子相差两间，可权威相差却很大。无论村干部，还是上面领导他们都认准了二楼，都知道往二楼跑，谁也没有往三楼跑的习惯。二楼书记、镇长有专车，有司机，有专职干事。三楼全是副职，早晚坐公交车，骑自行车，楼道也没有人清理。没有人往三楼跑，三楼的人还要往二楼跑。裴原旺真有些气不顺，十五年没有搬过办公室。一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子办公、睡觉、看报纸，一张木床、一把木椅、一张小办公桌、一组书记坐旧的沙发，既寒酸又简朴，好的是没有人来找过他，每天都是他骑自行车去村里找人家，人家想不通来镇里也只到二楼找到答案扬长而去。

## 九

以前裴原旺总觉得要拿出来点成绩，有功劳才能当镇长。他整天在下面默默地做着为老百姓好的事情。他认为，能不能当镇长是看能不能为老百姓办实事，老百姓拥护不拥护你。他盼望着选举大会，他想象着他的选票最多。有几次他都当了候选人，“裴原旺”三个字也印在了选票上。他内心非常激动，他看着台下坐着几百人，没有一位不了解他，也没有一双眼睛他感到陌生。他高兴，他兴奋，他看着坐在台前刚调来不到几个月的年轻镇长，心想，“谁认识你，你有什么成绩敢和我比？”他望一望县领导，县领导看都不看他，只顾与镇书记高谈阔论。他想，一会选举下来，我的选票最多看你理不理我，到时候我也要把头抬得高高的。

选票结果公布了，他的选票最少，年轻的镇长春风满面频频招手，有声有色照读着长篇报告。他的选票每次都恰到好处，副校长认了。他当定了带有“副”字的镇长。他经历了七次选举，当了五次候选人全落选了。他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台下一个又一个模糊不清的面容，心中狠狠地骂到“王八龟孙，全他妈的是不负责任。”特别使他气愤的是选举前在厕所所有很多代表向他打听新来的镇长姓什么？叫什么？他老实地告诉了他们。他后悔没有告诉他们叫“裴原旺”三个字。他出乎预料的是在厕所外面，老实不识字的黑旦竟拿着选票问他哪一位是新来的镇长的名字。他瞪了一眼问道：“谁让你这样填写？”黑旦说村书记有交待。后来村书记告诉他镇书记有交待。镇书记说新镇长选不上，无法向上面作交待。他恨死了坐在主席台上的县委领导，他更恨